

北窗炙輠錄卷上

宋

施彥執

編

新法之變議者紛然伯淳見介甫介甫聞伯淳至盛怒以待之伯淳既見和氣藹然見眉宇閒卽笑謂介甫曰今日諸公所爭皆非私實天下事爾相公少霽威色且容大家商量管子云下令如流水之源令順民心也管子猶知爾况乃相公高明乎何苦作逆人事介甫爲伯淳所薰不覺心醉卽謂伯淳曰業已如此奈何伯淳曰尙可改也介甫遂有改法之意許明日

見上白之及明日見上有張天祺者實橫渠弟也白處士徵爲諫官遂于上前面折荆公之短荆公不勝其忿遂不肯改故伊川嘗謂諸公曰新法之弊吾輩當中分其罪使當時盡如伯淳何至此哉以諸公不能相下遂激怒而成爾

范堯夫罷相與伊川相見責堯夫曰曩者某事相公公合言何爲不言堯夫謝罪又曰某事相公亦合言何爲又不言堯夫又謝罪如此連責數事堯夫皆謝罪及他日伊川偶見堯夫劄子一篋凡伊川責堯夫所不

耳言者皆已先言之矣但不與伊川辯一詞惟謝罪此前輩之度量不可及也

韓魏公與范文正公議西事不合文正徑拂衣起去魏公自後把住其手云希文事便不容商量魏公和氣滿面文正意亦解只此一把手閒消融幾同異魏公所以能當大事者正在此也

歐公語易以謂文言大繫皆非孔子所作乃當時易師爲之耳魏公心知其非然未嘗與辯但對歐公終身不言易

孫威敏不肯讀溫成皇后策文仁宗再三令授之威敏不受仁宗曰卿既不讀何不擲去威敏曰擲則不敢擲讀亦不敢讀立朝之節若此

呂吉甫既叛介甫介甫再用遂令人廉其事乃得吉甫說秀水通判張君濟置田一事君濟置田時吉甫有舅鄭不知其名謂之鄭三舅往來君濟間介甫乃發其事卽拘君濟鄭皆下獄鄭遂死獄中已而奉勅張君濟決配某州臨刑日士大夫莫不哀傷之決訖有內臣出白紙一大幅輒印其脊血而去人大驚問之

答曰欲呈相公也嗚呼介甫酷烈乃至如此乎

姚進道在學士日每夜必市兩蒸餅未嘗食明日輒以飼齋僕同舍皆怪之子韶問曰公所市蒸餅不食徒以飼僕何耶進道曰固也某來時老母戒某云學中夜間飢則無所得食宜以蒸餅爲備某雖未嘗飢然不敢違老母之戒也市之如初進道名華亭人

進道嘗渡楊子江遭大風浪舟人皆號呼進道乃徐顧一親徐德立遽以名呼之曰周公保取吾來德立強忍爲取之曰姚平生不爲不義事江神倘有

知乎使吾言不虛風浪卽止不爾請就溺死俄而風
霽

禹錫高祖謂之陶四翁開染肆嘗有紫草來四翁乃出
四百萬錢市之數日有駟者至視之曰此僞草也四
翁曰何如駟者曰此蒸壞草也澤皆盡矣今色在外
實僞物也不可用四翁試之信然駟者曰毋憂某當
爲翁徧諸小染家分之四翁曰諾明日駟者至
通事
駟翁盡取四百萬錢草對其人一爇而盡曰甯我悞
豈可悞他人耶時陶氏資尙薄其後富盛累世子孫

登第者亦數人而禹錫其一也禹錫名與諧錢塘人
子韶說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以爲外物豈可必
而聖人之言乃如此蓋聖人之氣不與兵氣合故知
必不死于桓魋此天下高論古人所未到也予亦以
謂古人文字皆聖賢之氣所發雖一詩一文亦天地
之秀氣今人懶于文字者蓋其氣不與聖賢之氣及
天地之秀氣合故不得不懶也

龜山爲餘杭宰鄭季常本路提學季常特迂路見龜山
執禮甚恭龜山辭讓久之察其意果出于至誠卽問

之曰提學治詩否曰然龜山曰提學治詩雖聲滿四海然只恐未曾治季常曰何以教之龜山曰孔子云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今誦三百篇詩倘授之以政果能達歟使于四方果能專對歟倘能了此事則可不然是元不會治詩也季常不能對

子韶

張九成

既魁天下已身爲禁從始歸教學聖錫

汪應辰

既魁天下乃不遠千里始來從子韶學此皆天下奇特事又子才妻聖錫乃以書充匿此亦異事也

趙清獻初入京赴試每經場務同行者皆欲隱稅過清獻不可以謂爲士人已欺官况他日在仕路乎竟稅之

趙元鎮丞相未第時嘗投牒索逋二百緡其縣令曰秀才不親至乃令僕來耶回判其牒曰某人同趙秀才出頭理對元鎮視其牒曰必欲趙秀才出頭乎奉贈二百千遂置其牒

天經曰介甫既封荆公後遂進封舒王合之乃爲荆舒故東坡詩曰未暇闢楊墨且復懲荆舒此皆門人不

學之過

胡安定自草澤召有司令習儀安定不可有司問之曰
某事父則知事君之義在鄉里則知朝廷之儀安用
習爲當時恨其崛強及對日人皆屬目視之而安定
拜舞之容登降之節藹然如素宦于朝者眾乃大服
陳伯修作五代史序東坡曰如錦宮人裹孝幘頭嗟乎
伯修不思也昔左太冲三都賦就人未之重也乃往
見元晏元晏爲作序增價百倍古之人所以爲人序
者本以其人輕而我之道已信于天下故假吾筆墨

爲之增重耳今歐公在天下如太山北斗伯修自揣
何如反更作其序何不識輕重也沈元用人或以前
輩詩文字求其題跋者元用未曾敢下筆此最識體

元用
名晦

正夫曰明皇本無意治天下何以言之顏真卿如何名
德及祿山反真卿獨全平原乃始曰朕不知有此人
又異時欲相張嘉貞乃不記其姓名不知逐日用心
在何處

正夫曰人有話當與通曉者言之與不通曉者言徒爾

費力于彼此無益反復之餘只令人悶耳陸宣公之于德宗橫說直說口說筆說不知說了多少話德宗卒不曉其後宣公竟不免忠州之行至于漢高祖踏著腳便會

荆公論楊子雲投閣事此史臣之妄耳豈有楊子雲而投閣者又劇秦美新亦後人誣子雲耳子雲豈有作此文他日見東坡遂論及此東坡云某亦疑一事荆公曰疑何事東坡曰西漢果有楊子雲否聞者皆大笑

仁宗嘗郊時潞公作宰相百官已就位上忽暴中風左右驚擾潞公急止之曰毋譁因誡左右曰事不得聞幄外乃扶上就湯藥遂稱攝行事至禮畢百官無知者當時但是樂減一奏識者疑之及出人始知之皆大驚且服潞公之能當大事也

范文正公云凡爲官者私罪不可有公罪不可無天下名言也

張道望吾鄉長者人也嘗作秀州司戶遇大旱本府所以望山川禱佛祠祀土龍坐蜥蜴縱徙市所謂致雨

之術無不試卒不雨後欲乞水于海鹽縣神山之龍地眾曰太守以謂張司戶爲人忠厚誠懇使爲之禱宜有所感動遂遣之及望道乞水回至半道果大雨邨人皆羅拜雨中自後州境有水旱使望道祈之往往輒應當時號爲感應司戶

蔡元長苦大腸秘固醫不能通蓋元長不肯服大黃等藥故也時史載之未知名往謁之聞者齟齬久之乃得見已診脈史欲示奇曰請求二十錢元長曰何爲曰欲市紫苑耳史遂市紫苑二十文末之以進須臾

遂通元長大驚問其說曰大腸肺之傳送今之秘無他以肺氣濁耳紫苑清肺氣此所以通也此古今所未聞不知用何湯下耳

錢塘有人小腸秘百方通之不効有一道士錢宗元視之反下縮小便藥俄而遂通人皆怪之以問宗元曰以其秘故醫者驟通之則小便大至水道愈溢而久小便愈不得通矣今吾縮之使水道稍寬此所以得流也此一事殊爲特見

黃師文云男子服建中湯婦人服四物湯者往往十七

入得但時爲之損益耳有男子病小腹一小癰其諸弟侮之曰今日用建中湯否師文曰服建中湯俄而癰潰蓋小腹癰爲虛其熱毒乘虛而入建中湯既補虛而黃耆且潰膿也子才有婢子得面熱病每一面熱至赤且痒絕悶絕問師文師文曰經候來時嘗爲火所逼也問之曰無之已而思之曰昨者經候來遂爲孺人粘衣裳偃僂曝日中甚昏若火炙以孺人趣其物不敢已由是面遂熱師文曰是也四物湯加防風獲差師文藥大率皆如此平江有婦人臥病垂三

年狀如癆醫者皆癆治不差師文往視之曰此食陰物時遭大驚也問之其婦方自省曰曩者方食水糲忽人報其夫墮水由此一驚遂荏苒矣師文以九子藥一帖與之用雞糞湯下須臾取一痰塊下抉其痰正包一小糲蓋其當時被驚央央在中而不自覺也其後婦人遂安問爲何藥師文曰我只去朱二郎家用十文贖青木香丸一帖與之曰何爲用雞糞湯下曰以雞喜食糲也此師文譎耳未必然也師文父病口瘡師文治之不愈心訝之乃密訪婢子果其父嘗

畫同婢子寢明日瘡作師文卽詳其時節明日卽用其父所寢時令其父淨濯足以某藥貼脚心差又婦人苦風丹每酒沾脣則風丹重疊而起痒刺骨殆不可活師文令服五積散約數服以杯酒試之如其言飲酒已丹不作德昭一婢嘗苦風丹亦以此聞其說遂服五積散亦差又師文用五積散治產瀉產瀉最難治師文用五積散殊効

周正夫曰仁宗皇帝百事不會只會作官家

正夫曰人不可不識主人位自漢以來識主人之位者

惟四人西漢之張子房東漢之陳太邱蜀之諸葛亮晉之陶淵明是也子房旣識主人位遂坐其位子房旣去陳太邱識之遂坐子房之位太邱旣去諸葛武侯識之又坐太邱之位孔明旣去陶淵明識之遂坐孔明之位自此以往則賓主莫辨而坐席紛然矣印說顏子不貳過以爲無第二念亦快

錢塘有兩處士其一林和靖其一徐冲晦和靖居孤山冲晦居萬松嶺兩處士之廬正夾湘相望予嘗館于冲晦之孫忉忉之居卽冲晦之故廬也有一庵岩嶢

于嶺之上東望江西瞰湘瞰湘之曲正與孤山相值而和靖之室隱見于烟雲杳藹閒遐想當時之事使人慨然也和靖雖廬孤山後有一室正在淩雲間之側和靖多居此室耳然冲晦比和靖則和靖名字尤高而冲晦以數學顯冲晦數學當時士大夫皆宗之然初嘗親與余言曰先祖有戒子孫世世不得離錢塘以錢塘永無兵燹

陶隱居孫真人皆以藥隱亦隱之善未能治國且復活人不亦可乎近林靈素沈洞元真有活人心平生施

藥不可以數計余與洞元別二十年間其別後醫益工巧視病罕診脈止令作咳嗽聲輒知病之所在不知此何法也在經有見而知之者上也聞而知之者次也洞元之法非聞而知之者乎凡有病至不惟與藥地稍遠者必設杯其貧者館之日與飲食如此則亦難繼矣故人之所以餽洞元者亦厚臨死猶有逋二十緡蓋盡費于此也察洞元之心自孫真人以來一人而已

張承德守鄭州其軍下有人詣闕告變者太祖械送其

人于承德使自治之承德止答十智哉承德

東坡性簡率平生衣服飲食皆草草至杭州時常喜至祥符寺琴僧惟賢房間憩至則脫巾褫衣露兩股榻上令一虞候搔之起視其岸巾止用一麻繩約髮爾又築新堤時坡日往視之一日飢令具食食未至遂于堤上取築堤人飯器滿貯其陳倉米一器盡之大抵平生簡率類如此

德昭母年近八十得疾冬苦寒夏苦熱八十非帛不煖則老人之苦寒尙矣至夏則又酷畏熱德昭昆仲冬

則爲重裊複幙貯藥炙炭所以致煖之術無不具其昆仲遂不復入寢室皆會臥宿于其母之帳庶幾人氣有以溫之也至夏則二人居帳外居帳中者交手揮箒以伺其母之動息至倦則止熱甚則帳外二人更之謂婢妾不足委皆不用嗚呼事親若此亦可以無愧于古人矣

友人史幼明仕縣尹余告之曰有官君子所最忌二事在己則賊在公家則聚斂他罪惡猶可免犯此二者終身不可齒士君子之列今之或有處身最廉然陪

克百姓上以媚朝廷下以諂權貴輒得美官雖不入
己其入己莫甚焉暗中伸手此小偷也公然聚斂以
期貴顯真刦盜也

章子厚謂溫公爲賊光止可對盜跖謂孔子爲盜邱也
宇文虛中在虜作三詩曰滿腹詩書漫古今頻年流落
易傷心南冠終日囚軍府北雁何時到上林開口摧
頽空抱璞脅肩奔走向腰金莫邪利劍今安在不斬
姦邪恨最深遙夜沈沈滿幙霜有時歸夢到家鄉傳
聞已築西河館自評能肥北海羊回首兩朝俱草莽

馳心萬里絕農桑人生一死渾閒事裂背穿胸不汝
忘不堪垂老尙蹉跎有口無辭可奈何強食小兒猶
解事學粧嬌女最憐他故衾愧見沾秋雨短褐甯忘
折海波倚伏循環如可待未愁來日苦無多此詩始
陷虜中時作所謂人生一死渾閒云云豈李陵所謂
欲一放范蠡曹沫之事後虛中仕金爲國師遂得其
柄令南北講和太母獲歸往往皆其力也近傳明年
八月閒果欲行范蠡曹沫事欲挾淵聖以歸前五日
爲人告變虛中覺有警急發兵直至虜主帳下虜主

幾不得脫遂爲所擒嗚呼痛哉實紹興乙丑也審如是始不負太學讀書耳

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孫次卿曰老子此語衍二字何不言見可欲心不亂次卿名邦杭新城人家兄門生也嘗爲戶郎文有西漢風

溫公初官鳳翔府年尙少家人每見其臥齋中忽蹶起著公服執手板坐久之人莫測其意范純甫嘗從容問其說公乃曰吾念天下安危事不敢不敬范蜀公言儲嗣事章十九上待罪百餘日鬚髮盡白嗚呼君

子于天下國家事其精誠至于如此今所無有也直使人敬仰敬仰溫公與蜀公平生友善溫公自謂吾與景仁實兄弟但姓異耳觀二君子此事良哉朋友子容嘗言淮南監司童貫客也坐累罷去實子容叔氏微言之其監司往見貫不得通乃厚事其使臣使臣曰吾亦不能爲公通姓名但伺相公出公至于道左我唱拜公卽拜此見相公之道也其人曰諾他日貫出其人遂立于道左使臣果唱拜其人遂拜貫問曰何人對曰某人貫曰這廝在此乃呼使過馬首問之

其人遂隨貫至其第參拜訖貫曰汝不飢否乃令取酒一壺勞之遣去後貫爲雪其罪遂復得淮南轉運使嗚呼方其爲監司時鼻息上雲漢威聲動山岳不知來處乃如此當時出蔡氏諸閹門者往往多此輩耳子容名元廣姓張氏華亭人

沈元用有三大節元用自奉使回正二聖北狩僞楚僭竊時元用卽欲仰藥時煥卿沈子暘尚在元用幕下二公急前抱持之爲翻其藥曰事未可知也少遲之元用自此常納藥于夾袋中曰僞命至則飲此無何

僞命至元用時適病遂以病免此一大節也及異時元用知某州一聞其事卽日致仕此二大節也丁一箭之起屠戮人至酷旣經江西州縣望風奔潰時元用知宣州曰此賊死于此矣乃會士卒自解髻剪頂心髮燒灰投諸酒與士卒飲之曰吾與汝輩誓死此城士卒皆奮自此元用遂宿城上不復歸家賊射城上箭如洒元用不爲動數日元用臨城謂賊帥曰吾城中無有汝不知過吾已與三軍誓死此城矣不信請射我遂披胸使射羣賊大驚皆羅拜城下而去此

三大節也

張邦昌僭叛論者謂非出邦昌本心凡邦昌之立止爲救一城生靈吾鄉傳商曰此何言也當時邦昌之分止有一死耳除一死更無可言吾知死分耳何知一城生靈耶邦昌不立未必累一城生靈設令累之則二聖北狩一城死之適其義復何恨哉商名巖叟

余寓秀州學三年止得子容子才二人時余年二十七而子才纔年十八子才斬斬少年中性復滑稽俊發

則翻倒一齋及其莊語儼然而坐衣裾不動者終日余因心喜之一日忽云范文正公有言甯可終身無爵祿不可一日忘忠義遂撫案咨嗟久之余由是遂與之親厚子容罕在齋一日自華亭來參苦予未之熟也時同舍言其鄉人近以捕賊改官皆有歆美意獨子容愀然歎息曰使張某他日忝一第決不肯捕賊改官余喜曰何得此仁人之言由是益相親厚

余舊與先覺在鄉中多遊大慈塢時經行諸寺閒觀壁閒前輩題名詩句于祖塔得惠覺一詩曰谷口兩三

家平田一望賒春深多遇雨夜靜獨鳴蛙雲暗未通
月林香始辨花誰驚孤枕曉清白捲江沙又于靜明
寺塵壁中詩兩句云瀾深魚自躍風暖客還來惠覺
最爲東坡米元章所禮其爲朴野布衣草履繩椶櫚
爲帶時夜半起槌其法嗣門索火甚急法嗣知其得
句也或稱無油輒疾呼然竹得火卽疾書之詩人之
得句蓋如此惠覺之詩混然天成無一毫斧鑿痕雍
容閒逸最有唐人風氣但七字殊未稱蓋學力未至
耳

陳齊之謁茂實茂實方撻其子齊之曰公撻令嗣何爲
茂實曰小兒輩須與撻之齊之曰以某觀之正不當
撻撻之所以敗之也正須喻以道理爾小兒輩自孩
提時卽當喻以道理曰如是是天下好事如是是天
下不好事如是者可行如是者不可行如是者可恥
如是者不足恥孩提雖無知而吾日告之所以入耳
者熟會當漸入正處如此則著腳下便識士君子道
路矣所謂箠撻豈可無哉不得已而出之使輔吾之
道理爾平日未嘗出一旦忽出之被吾箠撻其恐懼

愧恥之心爲如何若然則豈不謂之善教乎余之教子者都不喻以道理但箠撻之彼胸中固無知又日被吾箠撻者已熟遂頑然無恥矣若是則教之非所以敗之歟齊之此言可爲教子之法

黃致一初看科場方十三歲時出腐草爲螢賦題未審有何事跡同場以其兒童易之漫告之曰螢則有若所謂聚螢讀書草則若所謂青青河畔又若所謂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皆可用也其事皆牢落不羈同場姑以此塞其問元非事實也致一乃用此爲一

聯句云昔年河畔嘗叨君子之風今日囊中復照聖人之典遂發解利無言年十七歲在太學時稱俊才先季試偶讀司馬穰苴傳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乃謂同舍曰某明日策中必有用此句明日問神宗實錄問與昨日事殊無言乃對曰秉筆權猶將也雖君命有所不受此一策甚奇諸長者皆拱手遂作魁此皆一時英妙可笑故事無工拙顧在下筆何如耳諸葛孔明每見龐德公輒拜牀下龐公初不令止子韶曰拜牀下者已爲諸葛孔明而受拜于牀上者其人

何如哉誠哉是言然則諸葛孔明觀龐德公則其人
物爲何如然其平生所有乃付之灰埃草莽自鹿門
一隱之後遂不見蹤跡嗚呼非甚盛德何以至此又
安得使孔明不爲之屢拜乎孔明視德公固爲晚進
矣然孔明在妙齡時才氣如何當下視一世乃肯拜
德公于牀下此所以爲諸葛孔明也沒量之人只爲
此一點麾拂不下

德先言一僧曰吾佛法豈有他哉見人倒從東邊去則
爲他東邊扶起見人倒從西邊去則爲他西邊扶起

見渠在中閒立則爲他推一推中閒之說甚好德先
名與仁德昭弟也

張思叔伊川高弟也本一酒家保喜爲詩雖拾俗語爲
之往往有理致謝顯道見其詩而異之遂召其人與
相見至則眉宇果不凡顯道卽謂之曰何不讀書去
思叔曰某下賤人何敢讀書顯道曰讀書人人有分
觀子眉宇當是吾道中人思叔遂問曰讀何書曰讀
論語遂歸買論語讀之讀畢乃見顯道曰某已讀論
語畢奈何曰見程先生思叔曰某何等人敢造程先

生門顯道曰弟往先生之門無貴賤高下但有志于學者卽受之耳思叔遂往見伊川顯道亦先爲伊川言之伊川遂畱門下一日侍坐伊川問日記曰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正卻在何處思叔遂于言有省其後伊川之學最得其傳者惟思叔今伊川集中有伊川祭文十許首惟思叔之文理極精微卓在諸公之上也

天經久瘡忽夢一人眉宇甚異對天經哦一詩云塞北

勒銘山色遠洛中遺愛水聲長秋天萼菜扁舟滑夏日荷花甲第香病遂瘥殊可怪也天經因續其詩曰識面已驚眉宇異聞言更覺肺肝涼洛中塞北非吾事萼菜荷花興不忘天經于文藝皆超邁人後竟不第人或以爲洛中塞北之句不合謝絕之如此然亦豈有是理乎天經姓葉名楸字伯林婺州人以舊字行

天經曰異時嘗在旅邸中見壁閒書一句云一生不識君王面某輒續其下云靜對菱花拭淚痕他日見其

詩使人羞死乃唐人宮詞也其詩曰學畫蛾眉使出
羣當時人道必承恩一生不識君王面花落黃昏空
掩門唐人格律自別至宮體詩尤後人不可及也
人見淵明自放于田園詩酒中謂是一疏懶人耳不知
其平生學道至苦故其詩曰淒淒失羣鳥日暮猶獨
飛徘徊無定止夜夜聲轉悲厲響思清越去來何依
依因植孤生松斂翮遙來歸勁風無榮木此蔭獨不
衷繫身已得所千載莫相違其苦心可知既有會意
處便一時放下

陽關詞古今和者不知幾人彥柔偶作一絕句云客舍
休悲柳色新東西南北一般春若知四海皆兄弟何
處相逢非故人自古悲愁怨愁之思一掃而盡陽關
詞至此當止矣彥柔姓陳名剛中英偉人也後以江
陰僉判與子詔諸公同貶知虔州安遠縣卒

余所謂歌行引本一曲爾一曲中有此三節凡欲始發
聲余之引引者謂之導引也既引矣其聲稍放焉故
謂之行行者其聲行也既行矣于是聲音遂縱所謂
歌也今之播鼗者始以一小鼓引之詩所謂應田懸

鼓是也既以小鼓引之于是人聲與鼓聲參焉此之謂行可也既參之矣然後鼓聲大合此在人聲之中若所謂歌也歌行引播鼗之中可見之惟一曲備三節故引自引行自行歌自歌其音節有緩急而文義有終始故不同也正如今大曲有入破混煞之類今詩家既分之各自成曲故謂之樂府無復異製矣今選中有樂府數十篇或謂之行或謂之引或謂之吟或謂之謠或謂之曲名雖不同格律則一今人強分其體製者皆不知歌行引之說又未嘗廣見古今樂

府故便生穿鑿耳

高抑崇

名閔

始封進劄子以爲非和氣不足以治天下上

首肯之抑崇乃問上曰陛下以爲如何是和氣凡人始上殿皆皇恐戰汗惟恐應對失詞未有反致詰于上者上爲倉卒一問亦愕然乃曰今疾厲不作螟蝗不生年穀豐熟百姓安康卽和氣也抑崇曰此萬物和氣陛下和氣安在上乃默然嗟乎非和氣不足以治天下古人未能發也抑崇發之至哉斯言余觀近世能盡斯道者其程伯純乎

張子公爲戶侍苦用度窘欲出祠部改鹽鈔見秦丞相
秦曰且止若干年不出若干年不改鹽鈔矣張乃具
陳當時利害俱不聽張怒乃勃然曰相公言大好看
勢不可行今日事勢如此安得沽虛譽妨事實一旦
緩急相公何處措辦遂拂衣而起見趙相公趙相公
曰如何張復陳其利害丞相乃贊之曰甚善甚善子
能畱心執事如此吾復何疑然子能通于天下財賦
乎曰未也丞相曰若此則子亦小失契勘矣如某州
有米若干某州有米若干某州有錢若干某州有錢

若干復數數州張但呀然趙相曰今所以不卽發來
者發來國家便有無限財賦也固嘗行文字令且只
就本所使萬有一變緩急某亦粗有備矣如子之請
姑乃遲也勿吝見教張乃大服曰若此豈不是宰相
秦檜之都不知國家虛實利害但以虛詞蓋人人心
安得而服

龜山作梅花一詩寄故人云欲馳殘臘變春工先遣梅
花作選鋒莫把疏英輕鬪雪好藏清豔月明中時故
人正作監司見此詩遂休官

諸司造船吏黃緣爲監每造七百料船率破釘四百斤
曾處善爲某路轉運使偶見破艦一閣灘上乃遣人
拽上以焚之人亦不測其意既焚得釘二百斤于是
始知用釘之實朝廷于是立例凡造七百料船給釘
二百斤自處善始

晏元獻爲宰相兼樞密使范文正參知政事韓魏公富
鄭公樞密副使一時人物之盛如此而范韓二公與
元獻有舊故薦之而富公其壻也元獻以嫌欲避位
而仁宗不許夫宰相用人正當如此顧人才如何耳

安問親舊乎崔祐甫一日除吏八百親舊居其半此
乃天下之公道也後之避嫌者雖才如元凱以親故
避不敢舉而弄權盜柄者又托此以市私恩植黨與
此人君之用人所以爲難也

應求謂予曰使成安君果用李左車韓信果擒乎或自
有處也觀當時之策信乎殆矣予曰不然韓信入井
陸在李左車不用之後也使不知敵人所取予遽頓
兵四險地非甚庸將不至此况韓信乎大凡用兵必
先爲敵人計然後始能伐敵人故鄧公之軍黥布司

馬仲達之車公孫淵皆出于此李左車之計雖趙之上策然左車未陳此計時乃先在韓信筭中矣故其策雖妙安能施于信哉但成安君用李左車則趙亦未易下

禹錫問余曰周伯仁救王導始陽言曰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逮事已解固當同車入見雖告之以相救之意庸何傷卒不告後竟遇害伯仁亦失計余曰不然此所以見古人用心處也元帝與王導豈他君臣比同甘共苦相與奮起于艱難顛沛之

中今以王敦遂相猜忌如此君子所以深惜也故伯仁之教導欲其盡出于元帝不出于己所以全君臣終始之義伯仁之賢正在于此

余嘗愛茂實謂有一武王必有一伯夷有一陳平必有一王陵有一霍光必有一嚴延年有一姚元之必有一宋廣平不如是無復人道矣

子韶與正夫論仁宗朝人物正夫曰未說設施只豎起幾個人物在廟堂上也須教太平

正夫謂子韶曰昨強幼安來說話引援甚富某謂之曰

學海類編 卷一
若此者六一語若此者溫公語若此者東坡語若此者山谷語強幼安語卻在甚處幼安無語

陳明作爲西浙漕來謁正夫正夫回語次日昨日熱陳亦曰夜來大熱正夫曰公安知熱陳笑曰如正夫學問高明議論英發固某所不敢望至于寒暑天下人共知之乃謂某不知熱何也正夫曰公安知熱如某乃知熱耳某在閒處無一毫事到心故四時之變化寒暑之盛衰此身皆知之言今日寒則信寒矣于是增衣裘言今日熱則信熱矣于是減絺綌以予言今

日溫今日涼皆與陽陰之候不差毫釐今左右簿書獄訟紛然在前而利害禍福之心交戰于中性命且不知所在又安得知寒暑也陳乃嘆息曰真高論

魏公夫人嘗蓄婢而魏公不知也教以歌舞至魏公生朝乃出之使上壽公見其疏爽悅之其婢既上壽畢忽泣下公怪而問之婢曰念妾父在時每生朝婢子輩上壽亦必歌此曲今忽感其事不知淚之所從也公曰汝父爲何人曰某人嘗爲某州通判公大驚責夫人曰此士大夫女安得輒取爲婢夫人謝不知公

卽令諸女列後擇一有官人厚嫁之

魏公判北京有術者上謁言能視笏文知吉凶魏公語其人明日至明日魏公作飯召通判而術者遂預焉公預與通判易笏令觀之術者視魏公笏言某日當再召在相位若干年視通判笏曰某日當進秩當至某官既畢魏公使人厚謝之通判曰狂生敢欺罔相公如此罪應誅乃反厚餽之何也公曰琦先欺他

正夫曰茅菴草屋風雨一興輒欲顛仆至廣厦大堂雖震風疾雷頓撼天地而安若泰山藩籬鳥雀風勁草

搖則驚飛竄伏而豐牛巨象雖長鞭大箠猶扶之不行人之度量其相懸亦猶此

沈元用以四六自負以謂當今四六未有如晦者其謝解啓一聯云谷寒雖暖喜二氣之或私風引輒回悵三山之不到真爲絕唱也惜其過貪翻近蕪穢耳

先覺論文以謂退之作古子厚復古此天下高論量應求以漢文有真才文帝纔一寬厚長者耳初無一毫英武氣優游不事若無能爲者當是時外有強藩悍將內有權臣孽君乃中外恬然固雖有七國之強乃

高祖過制非文帝之罪然亦終文帝之世不敢有爲
非有真才而何歟彼以智術把持天下者可同年而
語哉應求名天民泉州人

北窗炙輠錄卷上終

北窗炙輠錄卷下

宋

施彥執

編

溫公爲兒時與羣兒戲有一兒悞墮水甕中羣兒怖奔
公獨不去乃亟取石就甕下作一竅以出水水流
出其兒乃救公爲兒時仁術已如此矣

平江有富人謂之姜八郎後家事大落索逋者鴈行立
門外勢大窘乃謂其妻曰無他策惟有逃耳願難相
挈以行乃僞作一休書遣之曰吾今往投故人某于
信州汝無戚心事幸諧卽返爾將逃乃心念曰委債

而逃吾負人多矣使吾事事尙諧他日還鄉卽負錢千緡當償二千緡多寡倍之遂行信州道中有逆旅嫗夜夢有羣羊甚富有人欲馳之有一人呵之曰此姜八郎羊也毋得馳恍逐然而覺明日姜適至其所問津嫗問其姓曰姜問其第幾曰八嫗大驚遂延入其家所以館遇之甚厚久之乃謂姜曰嫗有兒不幸早死有婦憐嫗老又不嫁畱以侍嫗嫗甚憐之欲擇一贅壻久未獲觀子狀貌非終寒薄者願欲以婦奉箕帚可乎姜辭以自有妻不可嫗請之堅姜亦以道

途大困不得已從之其妻一日出擷菜顧有白兔逐不可得欲返兔卽止又逐之又不可得欲逐兔又止如是者屢逐追之一山上兔乃入一石穴中妻探其穴失兔所在乃得一石爛然照人持歸以語夫姜視之曰此殆銀鑛也冶之果得銀姜遂攜其銀往尋其故人竟無得而歸因思曰吾聞信州多銀坑向之穴非銀坑乎遂與其妻往攻之果銀坑也其後竟以坑冶致大富姜于是攜其妻與嫗復歸平江迎其故妻以歸召昔所凡負錢者倍利償之此亦怪矣今思其

後妻憐其姑之老義不嫁此天下高節而姜臨逃亦有倍償所負之誓亦足以見其人矣因緣會合夫婦相際天其以是報善人

子範謂余曰劉信叔

名錡

守合肥厥功高矣然此一事亦

有天幸者余曰如何子範曰聞其始與金人戰金人布陣西北是日東南風大急塵沙擊面金人大敗他日戰金人據上風刃未接風急反塵沙更甚金人又大敗若是非天幸者乎余曰自金人犯順內外將士無一人爲國家捐軀幹出死力一逆虜人之前驅者

望風奔潰相襲爲常惟劉信叔守廬州甲兵脆薄糧食單寡當時將卒鬪然欲散信叔乃折箭爲勸徇忠義諭以禍福然後三軍之士皆爲之奮左右支吾卒能以孤壘折咆哮百萬之師而奪之氣然則反風之異安知其非精忠有以感動天地乎安得遽以爲天幸也

明道知金華縣有人借宅居者偶發地得錢窖千餘緡其主人至曰吾所藏也客曰吾所藏也遂致訟二人爭不已明道問主人曰汝藏此錢幾何時曰久矣自

建宅時卽藏此錢在地矣汝借宅幾何時曰三年明道乃取其錢盡以錢文類之明道既視其錢文乃謂客曰此主人錢也客爭之曰某之錢明道曰汝尙敢言汝借宅纔三年吾徧閱錢文皆久遠年號無近歲一錢何謂汝所藏也其人遂服

有富人于民卒惟一子忽一日有一鑿驀入其家言吾乃父也其子驚問之曰汝實吾子異時乞汝于汝父今吾老矣汝從吾歸其子不服遂致訟其鑿具致其乞子于于氏詞明道曰汝有何據曰有據曰何據曰

某尙記一藥方簿記其歲月也明道令取藥方至則紙墨甚古其後書云某年月日以第幾子與本縣于二翁明道畱其方明日問其子曰汝年幾何曰幾何曰汝父壽幾何曰幾何明道以其子之言驗鑿所書歲月合乃謂鑿曰汝詐也鑿曰某安敢詐明道曰汝所記歲月與其子之言齒信合矣此特得其歲月耳然汝有一缺漏處乃不覺鑿曰某有何缺漏明道曰以汝云歲月考于氏之年時于年三十四耳何得謂之翁其鑿語塞

又有一富人亦有一子方孩無母乃有一壻將死屬其壻曰吾以子累君幸君善撫之他日吾子長當使家資中分之乃出手澤託付其壻及其長不肯如父約其壻乃以手澤訴于縣明道乃密謂其子曰汝父智人也不如是汝之死久矣惟其壻有半貲之望故汝保全得至今雖如是某人亦賢也不然方汝幼時豈不能殺汝取全貲耶今豈當較其半也其子悟遂中分之

明道在邑中視其民如家人或有所訴至有不持牒竟造庭口述者邑中事無晨夜得以聞嘗夜半有殺人者明道驚曰吾邑中安得有此事已而思之曰當是某邨某人也問之果然皆大驚以問明道明道曰曩者吾嘗行諸鄉徧閱諸鄉人惟此人有悖戾氣是以知之其明察如此

嘗有監司問明道借兩夫取桑白皮曰本司非乏人顧問桑白皮出土者殺人故非其人不可使惟公至誠格物所使皆忠厚可委所以奉澆耳

富鄭公知鄆州有士人出入一倡家久其後與倡競乃

搗其面碎之涅以墨遂敗其面其倡號泣訴于府公
大怒立追士人至卽下之獄數日當決遣其士素有
才名府幕皆更進言于鄭公曰此人實高才有聲河
朔聞今破除之深爲可惜公曰惟其高才所以當破
除也吾亦知其入非久于布衣者當未得志其賊害
乃如此以如斯人而使大得志是虎生翼者今不除
之後必爲民害竟決之

沈文通

名邁

未知杭州時有士人任康敖卽作薄媚及狐
狸者也粗有才然輕薄無行嘗與一倡鬪亦墨其面

後文通知杭州聞其事志之一日文通出行春燕望
湖樓凡往來乘騎者至樓前皆步過惟敖不下馬乃
蹶轡揚鞭而過文通怒立遣人搶至卽敖也顧掾吏
案畢卽判曰今日相逢沈紫微休吟薄媚與崔徽蟾
宮此去三千里且作風塵一布衣遂于樓下決之此
可爲輕薄者之戒

家兄門生有沈君章無他奇但性頗孝喜爲狹邪遊一
日宿妓館因感寒疾以歸苦兩股疼其母按其股曰
兒讀書良苦嘗深夜閱書學中乏炭薪故爲凍損耳

君章謂余言其聞老母此語時直覺天下無容身處
卽心誓曰自此不復遊妓館矣後余察之信然此亦
可謂善改過者

家兄門生有湯良器人品甚高詩文字畫皆肅然事繼
母至孝家兄旣捐館江西殯洪州時良器已登第爲
江西運司屬官遭罹兵革久不與家兄聞問相及舍
姪橫往扶護偶于一客次見之良器聞家兄死沛然
流涕乃極力佐舍姪營辦扶護事良器實貧甚乃盡
取妻子首飾後舍姪家兄旅櫬得以萬里護歸者良

器之力居十七八子與良器款不久然心知其賢者
其後果與子才善又大爲李伯紀所前席其人固可
知今又觀于家兄盡力如此益信其爲賢也故家兄
之賢弟子惟孫力道陸虞仲湯良器萃先覺陳德昭
他亦余不能盡知在諸公閒惟先覺不第而卒而德
昭猶在場屋良器名 不幸早卒遂終于江西運司
云

家兄門生有施大任嘗知秀州嘉興縣始視事訟牒逾
千指大任皆不問獨摘其無理者得七八十皆科罪

是日決撻至暮其不盡者明日又行之自後妄狀者
往往皆屏跡

德昭有親王子思知海鹽縣視事之初其訟牒亦如大
任時子思不問獨摘其一無理者對眾痛杖之杖訖
子思往入宅堂去乃令一吏傳教令知縣以飯諸訟
者飯罷指揮其無理用錢抽取其牒去及子思飯罷
出已失其半矣由此言之爲政不可無術

正夫曰人言漢高祖能用張子房高祖安能用子房哉
實子房用高祖耳然觀高祖一邨漢頗識道理能聽

人言語遂將驅使之見其時來因爲成就之耳

正夫曰人言陶淵明隱淵明何嘗隱正是出耳

正夫嘗謂子才 入有間妙矣然猶未若懷禪師云

鴈過長空影說寒則天無畱雁之心雁無遺跡之意
正夫曰譬之射者左亦見是的右亦見是的
前亦是的是後亦是的是射者左射右射面射背射不論如何只是
要中的如何是的曰仁

正夫曰宰相須識體若不識體如何作得他王荆公爲
宰相每與百官爭一事皆親書細字至數十劄子猶

不已豈是宰相體

正夫曰天下有幾等人譬如以物自地纍至天上不知有幾層也自家須要在第一層上立地坐地始得正夫嘗論杜子美陶淵明詩云子美讀盡天下書識盡萬物理天地造化古今事物盤礴鬱積于胸中浩乎無不載遇事一觸輒發之于詩淵明隨其所見指點成詩見花卽道花遇竹卽說竹更無一毫作爲故予嘗有詩云子美學古胸萬卷鬱含蓄遇事時一麾百怪森動目淵明澹無事空洞撫便腹物色入眼來指

點詩句足彼豈發其藏家但隨所矚二老詩中雄同人不同曲蓋發于正夫之論也

淵明詩云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時達磨未西來淵明早會禪此正夫云

或謂惠勝仲曰孔子在陳蔡之間弦歌不絕或幾于遣勝仲曰胡爲其然也弦歌自是日用乃不變常耳安得謂之遣子韶甚喜勝仲之言以告正夫正夫曰固也然聖人旣當厄亦當輟其日用事以圖所以出厄之道至圖之不可乃安之如平日耳不然水火旣逼

其革交至乃安坐不顧是愚耳何得爲聖哉故孔子所以雖弦歌不輟終微服而過宋也

正夫說萬物皆備于我所謂很如羊貪如狼猛如虎毒如蛇虺我皆備之

正夫謂子才曰子路未可量如子路拱而立三嗅而作當是子路有省處

東坡待過客非其人則盛列妓女奏絲竹之聲聒兩耳自有終宴不交一談者其人往返更謂待己之厚也至有佳客至則屏去妓樂杯酒之閒惟終日笑談耳

舊傳陳無己端硯詩云人言寒士莫作事神奪鬼偷天破碎神言奪鬼言偷天言破碎此下字最上也今本乃作鬼奪客偷殊玉石矣此當言鬼神不可言客也竊聞王補之性至鈍每課百字至五百徧始能成誦然精苦不已積久忽自通達王補之之名聞于四海故知學者有不勉耳勉之其有不至者乎性之利鈍不計也子思曰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若

是者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毛澤民

名秀

題西湖靈芝寺可觀房紫竹一絕頗佳云階

前紫玉似人長可怪龍孫久未驤第次放烟出簷去
此君初不畏風霜

有一相識妙于醫沈元用謂今世和扁而論者勿之許
自過年來頗覺聲消以予思之良以好賄重故也子
容曰醫者好貨重財也已非其道况一好賄則有命
于其閒矣病者之瘥則保其命之厚薄也近斯人之
多失豈非坐是乎

天經嘗言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
改其樂此夫子所以賢顏子也今人亦云簞瓢陋巷
家能安之豈不可笑也夫顏子負王佐之才使小出
所長取卿相如拾地芥然不肯苟進乃安于陋巷此
所以賢也今之人無材無德本是窮餓之人乃亦曰
我能安貧賤欲將何爲蓋廟堂之上本是顏子著身
之地今乃陋巷非顏子之地矣然能安之此所以爲
顏子也閭閻溝壑是汝著身之地今在閭閻溝壑中
適其所爾又何言安焉天經之說極然今無志氣人

學海類編 卷之二 言
往往皆以此自安孔子曰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夫貧賤豈君子之樂哉然而不去者以家無貧賤之道故也既有貧賤之道安得不求去之如之何爲去貧賤之道豈不以學不講歟豈不以行不修歟豈不以不才無能歟此所以貧賤也既以此得貧賤在我者求去之如何日夜講學日夜修身日夜進其所不能三者既盡求其窮我者已不得矣然後貴賤貧富舉付之于無足道爾今乃惰慢荒逸一無所爲而曰我能安貧是安于不才無狀耳

安得謂之安貧賤哉又曰貧者士之常且只問他如何是士

子韶嘗夜夢陳子尚夢中憶其已死乃問曰公尚畱滯幽冥子尚曰公既不厭于生我亦何厭于死此語殊有理

陳履常以監司非其人置其酒食于廳角余既書之續以語茂實茂實大以爲過當日譬如陽虎餽孔子豚孔子不應棄之亦食之而已余深不喜此論一時未有以答茂實且方與他客語遂罷已而思之陽虎之

豚孔子未必食何以知之孔子曰君食于少施氏未嘗不飽以施氏食我以禮因知孔子食于他或不飽也推孔子不飽之意則陽貨之豚安知其食也孟子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余深疑其事君子于辭受之際受則受卻則卻豈有受之而曰心卻余因此論孟子之言所謂心卻之者受之而不用也古人如此者多倘實受享其利而曰心卻是妄語爾貨之豚正心卻之物也

魏公應爲徽州司理有二人以五更乙會甲家如期往甲至雞鳴往乙家呼乙妻曰既相期五更今雞鳴尙未至何也其妻驚曰去已久矣復曰甲家乙不至至曉徧尋蹤跡于一行業中獲一尸乃乙也隨身有輕齎物皆不見妻號慟謂甲曰汝殺吾夫也遂以甲訴于官獄久不成有一吏問曰乙與汝期乙不至汝過乙家只合呼乙汝舍乙不呼乃呼其妻是汝殺其夫也其人遂無語一言之閒獄遂成

游議師雄殿院子也知真定縣時朝廷新得燕山其倉廩虜人皆席捲去燕山大飢朝廷命府州縣輸糧調

牛車在鼎沸

惟議寂然無所

爲吏人懼更進言之曰姑去訴縣糧已集將行矣吏人皆叩頭言罪不細且此事非倉卒可辦今尙未蒙處分奈何諸縣且行矣議曰使諸縣行乃白已而諸縣皆行議乃口召其民曰輸粟事如何民皆曰晚矣議曰不然吾所以不敷汝糧調汝牛車者正以吾自有糧在燕山故也民驚曰如何議曰汝第往燕山固自有糧也汝每鄉止擇能辦事者數人齎輕貲往糴之民皆惘然遂敷出金銀一一爲區處畢臨行又謂

其人曰有餘金當盛買牛車以歸民至燕山所在糧運至集米價頓落焉河北等路米有餘遂糴納之先至者以糧兌又不得納皆賣牛車以自給其遣人遂以餘金買之皆乘而歸後其事達朝廷遂擢議爲河北運使

鄧光祖知嚴州某縣時當紹興中國家方創都錢唐所需材木甚大期且急所在鼎沸而光祖殊不經意乃徐集諸里正各置之卽以朝廷所降木色丈尺人一紙令各具在界中凡寺凡廟凡驛凡官道有木與所

降色樣合者供不得脫一根既供乃令匠往視之皆合遂令里正伐官特與糧不須臾木乃大集所得倍其數他郡縣皆望青斬伐所殘人家墓及民家要害處甚眾而吏復黃綠求乞于其閒所在騷然惟光祖絲毫無侵于民且不出一吏所得乃過諸縣二者頗相類故併及之

有客解者作啓事痛詆試官時丁葆光爲試官復其啓曰俯知有司之不明仰見君子之所養又云當俾志氣塞乎天地之閒無使精神見于肝膈之上又曰韞

匱而藏何妨于待價之玉踊躍自試真所謂不祥之金

鄭毅夫以國子監第五人發舉意不平爲謝主司啓事云李廣事業自謂無雙杜牧文章止得第五此猶可也又云騏驥已老甘駑馬以先之巨鰲不靈置頑石而在上

子韶言舊閭巷有人以賣餅爲生以吹笛爲樂僅得一飽資卽歸臥其家取笛而吹其嘹然之聲動鄰右如此有年矣其鄰有富人察其人甚熟謂可委以財也

一日謂其人曰汝賣餅苦何不易他業其人曰我賣餅甚樂易他業何爲富人曰賣餅善矣然囊不餘一錢不幸有疾患難汝時何賴其人曰何以教之曰吾欲以錢一千緡使汝治之可乎平居則有溫飽之樂一旦有患苦又有餘資與汝賣餅所得多矣其人不富人堅諭之乃許諾及錢既入手遂不聞笛聲矣無何但聞籌筭之聲爾其人亦大悔急取其錢送富人還之于是再賣餅明日笛聲如舊

劉若虛言京師有富人欲得一行頭難其人有人薦一

人以往富人卻之其人謂其所薦曰某何以得卻幸試問之薦者問富人富人曰我觀其人不能忍飢此不足掌財薦者告其人其人曰某誠不能忍飢只能忍飽富人聞之遂召其人用之果滿意

子韶言某在史館方知作史之法無他在屢趣其文耳

俞與材說其所知史保人家京師有賣勃荷者

京師呼薄荷爲

勃荷也其家嘗買之一日天大暑勃荷者至渴甚乞水

于史史乃以尊酒勞之其人遂感激而去後京城被

圍史縋城出時城外悉已煨燼四顧人馬復寂然史

茫茫行野中憂恐甚俄而見茅店兩間史急趣之則
乃一人家主人見史大驚曰官人何爲至此此去咫尺
卽大兵不可前幸當留此所以慰薦史者甚厚史
乃問汝爲誰其人曰官人忘之乎卽賣勃荷者也異
時嘗蒙官人尊酒之賜時常不忘今日官人幸至此
某報尊酒之秋也史曰今京師外皆灰滅汝獨能存
何也曰某與一千人長厚善故獲保全至今然行卽
遁耳且謂史曰斯人今當至官人當伏牀下語未畢
所謂千人長者果至與其人語久之乃去史乃出問

曰汝何爲與斯人告曰家本旅店斯人曩時作河北
商來京師十餘年耳則金人謀我國家已久矣所謂
崛起者非一旦也史獨以尊酒之惠其人感恩遂能
免于死恩之施人其報効乃如此

法言 誑身將以信道也 如道 誑以信身 雖天下不爲也
叔祖曰 身所以信道也 道之 誑信 係吾身也 豈有身
誑而道信者乎 南子禮所當見也 陽虎禮所當敬也
二者皆禮也 非誑也 孰謂見所不見 敬所不敬乎

楊承功之喪 余在焉 有弔客至 或先哭而後拈香 或先

學海類編 卷下
拈香而後哭二者孰是余謂先哭而後拈香是蓋其
人始死往見其柩則哀情已生是時何暇爲禮便當
哭爾哭畢乃拈香跪奠始與之爲禮且今孝子出見
當先與之哭乎當先致其慰之辭乎是先必與之哭
爾生死之情一也故商人先拜而後稽顙周人先稽
顙而後拜孔子曰吾從周

六義之說新義以風雅頌卽詩之四始伊川謂一詩中
自有六義或有不能全具者六義之說則風雅頌安
得與賦比興同處于六義之列乎蓋一詩之中自具

六義然非深知詩者不能識之夫賦比興者詩也風
雅頌者所以爲詩者也有賦比興而無風雅頌則詩
者非詩矣取之于人則四體者賦比興也精神血脈
者風雅頌也有人之四體使無精神血脈以妙于其
閒則塊然棄物而已矣夫惟善其事者使精神血脈
渙然于制作閒于是而風雅頌焉風者何詩之含蓄
者也雅者何詩之合于俗者也頌者何詩之善形容
者也此三者非妙于文辭者莫能之三百篇皆制作
之極致而聖人之所刪定者也故三物皆具于物中

而風尤妙蓋風有含蓄意此詩之微者也詩之妙用盡于此故曰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非詩之尤妙者乎此所以居六義之首也歐陽公論今之詩曰寫難狀之景如在目前舍不盡之意寄之言外知寫難狀之景如在目前此近于六義之頌也舍不盡之意寄之言外此近于六義之風也

子尚說君子嚮晦入宴息以謂嚮晦入宴眾人皆同之而未嘗息惟君子然後能息言心之休息也

叔祖善歌詩每在學至休沐日輒置酒三行率諸生歌

詩於堂上閒居獨處杖策步屨未嘗不歌詩信乎深于詩者也傳曰興於詩興者感發人善意之謂也六經皆義理何謂詩獨能感發人善意而今之讀詩者能感發人善意乎蓋古之所謂詩非今之所謂詩古之所謂詩者詩之神也今之所謂詩者詩之形也何者詩者聲音之道也古者有詩必有聲詩譬若今之樂府然未有有其詩而無其聲者也三百篇皆有歌聲所以振蕩血脈流通精神其功用盡在歌詩中今則亡矣所存者章句耳則是詩之所謂神者已去獨

其形在爾顧感動人善心不亦難乎然聲之猶可彷彿余觀詩非他經比其文詞葩藻情致婉轉所謂神者固寓焉玩味反復千載之上餘音遺韻猶若在耳以此發之聲音宜自有抑揚之理余叔祖善歌詩其旨當不出此龜山教人學詩謂必先歌咏之歌咏之餘自當有會意處不然分析章句推致攷象而強以意求之未有能得詩者也

蘇仲虎說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無不利孔子繫此辭殊可怪也曰隼者禽也誰道獸來射之者人也

道鬼來如此安用釋爲三復其言乃知聖人有微旨蓋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釋之曰隼者禽也而射之者人也今詞中本無已參之孔子曰增一句云弓矢者器也此何理哉惟射隼者弓矢而詞中乃不見弓矢是所謂藏器于身也聖人之旨豈不微哉

仁宗嘗與宮人博纔出錢千既輸卻卽借其半宮人皆笑曰官家大窮相又借不肯盡與仁宗曰汝知此錢爲誰錢也此非我錢乃百姓錢也我今日已妄用百姓千錢又一夜在宮中聞絲竹聲笑之聲問曰此何

處作樂宮人曰此民間酒樓作樂處宮人因曰官家且聽外閒如許快活耶不似我宮中如此冷落落落地仁宗曰汝知吾家因如此冷落故得渠如此快活我若爲渠渠便冷落矣嗚呼仁宗真千古盛德之君也

仁宗一日視朝色不豫大臣進曰今日天顏若有不豫然何也上曰偶不快大臣疑之乃進言宮掖事以謂陛下當保養聖躬上笑曰甯有此夜來偶失飢耳大臣皆驚曰何謂也上曰夜來微餒偶思食燒羊旣無

之乃不復食由此失飢大臣曰何不令供之上曰朕思之于祖宗法中無夜供燒羊例朕一啓其端後世子孫或踵之爲故事不知夜當殺幾羊矣故不欲也嗚呼仁矣哉思一燒羊上念祖宗之法度下虞子孫之多殺故甯廢食嗚呼仁矣哉宜其四十二年之間深仁厚澤橫被四海也

家兄門生有孫力道在鄉校與一同舍舒子進相友善子進本富家子後大貧有孀婦挾二孤纍然從子進旣不能爲之資年侵老嫁無售者力道深憐之每自

念使我忝一第必娶之無何力道果登第時年雖近四十然美風姿貴官達宦爭欲壻之者十數力道皆謝去遂歸語舒氏婚及舒氏歸已白髮滿頭矣力道與之懽如平生嗚呼世稱劉廷式之義謂千載一人今力道之事豈減廷式哉力道早年以貧不娶乃獨以教學養孤平生所行皆忠厚事然未嘗與人言亦罕有能知者力道名朝宗錢塘人終于江山縣丞家兄門生有陸虞仲崇甯初同家兄赴省試明日省榜出是夜舉子無睡者惟虞仲酣寢如平日黎明報虞

仲遇同舍皆譟以入曰虞仲公遇矣虞仲方覺乃徐問曰彥發遇否同舍曰偶遺虞仲曰彥發不遇吾事不可知復酣寢如初人皆服其度量自登第後愈篤學其在仕路以風節著後以監察御史召未及供職而卒虞仲名詔之卽子正之父也

二家兄蚤年力學冬夜苦睡思乃以紙剪圓鑿如大錢置水中每睡思至卽取鑿貼兩太陽則渙然而醒其苦如此治詩善講說其講說多自設問答以辭氣抑揚其中故能感發人意故子詔謂家兄講說有古法

如公羊穀梁之文然江浙閒治詩者多出家兄門前
後登第者數十人而家兄反不第豈非命耶曩久困
太學嘗有啓事一聯云池塘綠徧又是春風河漢夜
明忽驚秋月當時太學同舍者皆誦此語後推恩爲
會昌縣主簿卒家兄諱國光字彥發

禍福報應之理淺言之則不驗深言之則近怪故儒者
之于禍福可以默會難以言談也古今論禍福者多
矣惟子韶立論以爲唐虞三代之時聖人在上其氣
正其氣正故禍福之應亦正也唐虞三代之下聖人

不作故其氣亂其氣亂故禍福之應亦亂也然其閒
不能無小差者堯之聖而丹朱失天下舜之聖而商
均失天下其善報爲何如瞽之不仁而舜興鯀之不
仁而禹興其惡報爲何如以大槩言之則子韶之論
似也然如向之所論則禍福之報莫切于父子之親
當堯舜之身故不能無疑然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
降之百殃本不差毫釐奈何不達理者指夫顏天跖
壽之事便疑其不驗也善哉老氏之言曰天網恢恢
疏而不漏倘因此言推而達之則禍福之理庶乎能

默會矣

子韶省榜中有春秋試官一門生亦與試其試官盡授以平生所作春秋又云場中當出某題某題宜熟記之有人微知其情具以告陳阜卿蓋阜卿宗卿皆春秋也曰春秋額最窄此不可不記阜卿曰有命他日考試畢擇明日當奏名是夜有一試官忽羣鼠鬪不可睡聽之鼠鬪落卷籠中其試官起驅之則寂然無有再睡則鬪如初審聽之果落卷籠中也又起驅之復寂然如是者三其試官乃心動曰豈是中有卷子

乎然燭盡取落卷閱之果得一書卷大佳試官曰事已定矣得此何爲姑畱之明日試官方會茶俄而下座有一小試官起白知舉曰春秋止當取二人取三人已侵他經分數矣今止取若干人于書額大虧矣乞行處分遂袖中出一狀稱說云云知舉曰業已定奈何其試官曰固知無及矣然今日論列之萬一有譴罰庶幾免罪爾眾試官曰去一春秋易耳顧何所得書卷乎其夜試官陳鬪鼠之事皆大驚因出書卷觀之眾皆稱善遂出一春秋正其門生也其春秋試

官猶爭不已家人不可竟見然而阜卿兄弟皆遇豈
不謂有天理乎阜卿名文茂常州人

子韶榜中有許叔微嘗夢有人告之曰汝無及第分叔
微夢中遂懇其人以何道使某可第其人曰分止爾
奈何叔微曰行陰德可否其人頷首而去叔微自此
遂學醫頗有得無何其鄉中大疫叔微遂極力極療
之往往獲痊活者頗多一夕復夢其人唱四句云呼
盧殿上請何是主王陳閒隔呼六爲五及是榜子韶
旣魁王郊第四人陳吉祖第五人叔微第六人叔微

又應該恩人升一名遂得第五人恩例所謂王陳閒
隔呼六得五其親切如此呼盧者傳臚之謂也

進道嘗酒酣書乘流則行遇坎則止攻苦食淡吾素懷
也或人厚我使紅裙傳觴盤列珍羞吐之則忤人茹
之則忤己當此之時但付之一笑陶淵明所謂觴來
爲之盡旣去無吝情其此之謂庭光見此語乃指乘
流則行遇坎則止謂余曰要須古人下語至進道之
言吐之則忤人茹之則忤己此語便不然又曰必如
此乎進道此一段謂最宛轉庭光意直須隨波逐流

方明自在姑畱于此使後人觀之果庭光語然乎進道語然乎

進道雜書云上士雖不讀書亦進下士雖讀天下之書亦不進惟在我輩正當讀書耳進道此語殊有味然雖上士安可不讀書進道第一等人乃自處以必讀書蓋可知矣

余鄰人歲畜一犬每滿一載則賣之屠者至捕犬其犬跳梁號呼雖屠兒不能近其主人者往焉其犬正窘急閒見主人乃搖尾帖耳作咿音聲至以身揩摩其

主人以爲獲所恃也俄而擒之以授屠者使人不欲視余謂鄰人曰汝無賣犬犬可憐如是况平日有吠盜之功乎犬直幾何吾當歲授汝直鄰人感余言亦不賣犬

張九何鎮蜀凡官于蜀者旣不得以子屬行及到官例置婢惟九何公不置婢官屬遂無敢置婢者公聞遂買兩婢官屬乃敢畜之公將去任呼婢母囑之曰當善嫁此女且厚贈遺之二處子也

杜祁公乞身得請旅于洛中置一宅居之時歐公爲畱

學海類編 卷之二 言
守祁公入宅卽攜具往慶歐公見門巷陋隘謂公曰
此豈相公所居者當別尋一第稍寬者遷之公曰某
今日忝備國家宰相居此屋謂之小固宜然異日齋
郎承務居之大是過當竟不許

曹武惠平江南詣闈門稱曹彬句當江南公事回而杜
祁公罷相歸鄉里書謁次前鄉貢進士前輩所以處
功名富貴如斯而已

溫公每至夜輒焚香告天曰司馬光今日不作欺心事
夫君子行已固求合于道旣合于道何必天地知之

而天地亦豈不知溫公何必若此哉公之爲此蓋自
警之術也

劉器之問道于溫公溫公曰自不妄語入自謂平生不
妄語此事不學而能及細看之始知人豈得不妄語
如與人通書問叙閒闊必曰思仰推此以往皆妄語
也

趙清獻公旣致政歸其清修益至每院中衣不敢懸空
處曰恐觸汚神靈乃卦于牀使陰乾推此其有欺暗
室事乎

清獻平時頗蔬食不得已止一肉及對賓客殺核皆精
吳十朋家買鰻一斤得二枚其婢治之破其腹尾急纏
其臂解去乃段之復急纏其臂至段盡其尾方定又
異日學中烹鰻湯正騰沸乃以鰻投之鰻皆跳躑湯
中有一鰻飛至屋梁乃復墮而死嗚呼可怪也已故
鰻鰻不可不戒貪生怕死同於人也

鰻音駝魚似蛇無鱗皮可鼓

杭州江漲橋有富人黃氏惟嗜鼈日羹數鼈一日其庖
者炮鼈以爲熟也揭簽蓋有一大鼈仰伏于蓋頂乃
復入釜中須臾揭之其鼈又仰焉庖人憐之其廚適

臨河乃縱諸河羞餘鼈以進主翁爲訝其少以爲盜
之也鞭之兩脾流血庖人痛甚臥竈下旣覺頓覺痛
止視兩脾則青泥封其瘡訝之俄而見鼈自河負泥
而上庖人大怪之具以實告主翁主翁感其事遂不
食鼈後遂捨其廬爲寺卽今黃家寺是也

有孚維心亨說者曰君子身雖處險而其心常亨子竊
以爲不然凡易言亨皆一字句以謂必如是乃亨耳
維心亨又坎豈曰置身之地故君子在坎必求所以
出坎之道乃但維心亨乎彖曰坎險也行險而不失

其正乃以剛中此亦釋有孚之辭夫剛中之德行險而不失其正則君子處險之道盡矣然則維心亨乃言出險之道也亨者出險之謂一君子欲出險乎維有此心耳險吾心術能出險之道聖人既陳所以出險之道又指人以出險之路其釋坎之辭始兩盡矣他日子正過論易曰近思有孚維心亨未得其說偶一日閒晝臥乃聞隔壁兩腳夫當渡江一夫曰錢塘江甚險汝記得此心否某乃撫席而起曰此有孚維心亨也余曰余此說舊矣子正名景端熙仲姪

子正謂余曰孟子論浩然之氣曰是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伊川則以至大至剛以直爲句其不止曰養而無害介夫則以至大至剛爲句下曰以直養而無害以伊川爲句止能形容浩然之氣于直字毫無功用以介甫爲句直字方有力余深喜其說以爲子正於學問知求日用處矣然有大不然者浩然之氣安能無一直字無一直字則不成浩然之氣矣何者直正是浩然正是養無一直居其中剛必至粗暴大則成荒唐又安能配義與道乎

陳齊之謂余曰子貢以知見作故孔子特告之以汝與回也孰愈蓋欲其自中入子貢不領反入知見中走故曰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孔子復曉之曰吾與回皆爲知見作不爲知見所固者惟顏子耳故曰汝不如也齊之名長方本福甯人今居平江

高抑崇說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以謂修其天爵而人爵來從其不來奈何若不來是天爵無驗也若欲其來則與修天爵以要人爵何以異也所謂從者非此

之從也從者任之而已矣

茲四人迪哲于商不言成湯于周不言武王說者紛然子才曰無逸一篇皆謂享國長久所以不言湯武耳然后眾說皆破文字有如此者分明而不見者亦可怪也

余嘗愛族姪庭光說詩以爲言之不足使言之可足卻只如此也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使嗟嘆之可足卻只如此也詠歌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使詠歌之可足卻只如此也惟卻了他不得故獨

爲之舞蹈耳

滕元發始至殿前已取作第三人以犯諫見黜後復至殿前仍居第三時鄭獬殿頭楊繪第二人或問元發曰公平生以大魁自負今止得第三何其次也元發曰只爲鄭的獬楊的繪也

王沂公作三元人皆賀之皆交贊其三元之盛公正色曰會當時窗下讀書意本不爲此二字又在太學時至貧冬月止單衣無絲背心寒甚則二兄弟乃以背相抵晝夜讀書人或遺之以衣服皆不受蓋是時已

氣蓋天下矣安得不亨達

劉得初白蒙亨劉觀皆太學名士太學魁往往三人皆專之下日嘗在場中會卷子得初先出之犯諱二人不言次蒙亨出之又犯諱二人亦不言最後觀出之復犯諱二人亦不言三人者皆自喜謂二人犯諱魁衆讒歸及見點始知皆犯諱此何容心

有一青陽衍治周禮赴上舍試其鄰坐有人過午猶閣筆衍素不識其人遂起揖之曰日晚矣未下筆何也其人曰今日偶因此題猶未有處奈何衍卽與卷子

令體之其人得衍文會其意須臾立就榜出衍魁其人本經第二人文至今載榮遇集中

一人言鄉中有士人至在場中雖骨肉至親如之卒不告一辭而其人實高才平生詩文混之東坡集中人莫能辨也今年且六十矣猶困場屋陳阜卿兄弟居常卷子令所知恣觀然兄弟皆早第由是言之在彼不在此也

章子平鹽賦云運啓元聖天臨兆民監行事以爲戒納斯民于至純上覽卷子讀運啓元聖乃動容嘆息曰

此謂太祖讀天臨兆民嘆息曰此謂太宗讀監行事以爲戒嘆息曰此謂先帝至讀納斯民于至純乃竦然拱手曰朕何敢當遂魁天下此賦雖不切題然規模甚偉自應作狀元當其破此四句時豈有此意偶作如此看由是知世閒得失往往皆類此耳

庭光見予書王信伯始見伊川事以爲侍立七十餘日止得不爲血氣所遷一句庭光以爲七十餘日不語便是矣正不在此一句止此庭光具眼處但只此一句亦不是客句

嘗有數相識閒會話有一相識言舊有人于常買家以錢三十得一子石卽石卵也漫用壓紙有人見其石欲得之遽酬錢數千其人見其著價高心疑之未與後遂增至二十緡其人見其著價愈高其心益疑以爲寶也遂不與然持此石屢年無他異人亦無顧者但見所知則摩抄其石曰此嘗有人酬二萬錢矣如是又屢年其親知謂其人曰公持厥石久矣雖有疇昔之價然卒無他異爲公計不如一剖之恐其中或有異就如其價不過失二十緡而平生之疑以決豈

不快哉其人然其說遂破之乃有一魚躍出其中泓然清流也人皆異之但不知其人欲得此石何爲時何子楚在座曰是必有用也

異時有人亦畜一石初不爲異胡人見之驚嘆不已遂願得其石遽酬萬緡其人亦以酬價高猶豫未與胡人守其石不去遂增價至十萬緡乃與之人問胡人此石何異也胡人遂取盆水以石置水中使人諦視之乃有一馬現石中有飛動之狀人問曰此石固異矣然何用也胡人曰此名龍駒石以水浸之飲馬輒

生龍駒此無價寶也由是言之則其人之欲得子石
意者亦若有此類用耳

餘杭萬氏有水盆徒一尋常瓦盆耳然冬月以水沃之
皆成花所謂花者非若今之茶花之類然纔形似之
也跌萼檀蕊皆成真花或時爲梅花或時爲菊或時
爲桃李以至芍藥牡丹諸名花花皆交出之以水沃
之後隨其所變看成何花初不可定其色目也萬氏
歲必一宴客觀水盆花人亦攜酒就觀焉政和閒天
下旣奏祥瑞而徽宗復喜玩好物故天下異寶咸輻

輳頗皆得爵賞萬氏以爲吾之盆天下至異使吾盆
往當出貢獻上蒙爵賞最厚遂進之及盆入乃不復
成花矣幾獲罪嗚呼人之爵賞豈容濫取也萬氏水
盆聞于浙江久矣挹水浸之卽成花頃刻無差一冒
爵賞遂失其初豈偶然哉世之無義無命貪冒爵賞
者觀萬氏之盆亦可以少省矣

花之白者類多香其紅者殊無香今花以香名于世者
白花居十七紅居三惟荷花瑞香之種而香亦纔瑣
碎小紅耳不惟名于世者籬落田野閒雜花之香者

不可勝數大率皆白色而紅色者無一二也固知戴其角者闕其齒傳以翼者兩其足此理在天地閒無物不然也

本草云椒合者殺人桑白皮出土者殺人魚無目者殺人與鱗逆者如此十餘種魚無目與鱗逆者固未之見也今人烹炮豈皆能去椒之合口者店家桑白皮安能保其無出土者然亦未嘗見殺人他物亦爾是果古人不足信歟余竊觀本草之論藥知左氏之論禍福凡人一威儀之失度一言語之不中節皆以爲

得禍本草言一椒實之合口一桑白皮之出土皆以爲殺人一威儀之失度一言語之不中節未必遽得禍而左氏斷之以必得禍蓋有得禍之理也一椒實之合口一桑白皮之出土未必遽殺人而本草斷之以殺人蓋有殺人之理也既有得禍殺人之理則安得不慎今人食物偶或不死者蓋其五臟和平血氣強盛幸有以勝之耳不幸而是中失調血脉方亂則又以一物投之禍莫測也

北窗炙輿錄卷下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